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宮闈典

第一百二十九卷目錄

官寺部列傳四

唐一

仇士良

王守澄

劉克明

楊復光

田令孜

劉季述

韓全誥張彥弘

後唐

張承業

張居翰

議所至更供餉暴甚恣營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謀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從事相廢內已而謂謀惡逐中官士良信其謀與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懷帝還於朝於時莫能辨其情旨南詔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斬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引志右衛上將軍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祐後授檢有風姿士良與義數用深密之使號刺史於親仁里馬遷而免石懷靜位士良益無懈澤潞劉從謹本與約豹劉蕡及訓死情一貫得志乃上書言王淮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頗係舊厚害而反大愛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愧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謂所移書遂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省遇懿宗師優疑不敢進從謀大怒殺季卿聽書於朝又言臣與謝註注以注本宦豎所指望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軍中將不知便自教知今四

會紀矣開成四年苦鳳翔少園召見英退生恩政殿請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白居易也召至帝自所齋所取股如股何如主張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子言陛下葬葬主也帝曰所以問君英周無濟獻執金卮惟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不足比何自方一上哉帝曰報獻受制僵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造因泣下聲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和云始懼老使劉弘遠辭宰相李珏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莊不從乃矯詔立韜王為皇太博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盡為廟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廢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遷驍大將軍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告士良士良遷驍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懷國公實封戶三百儀而莊嗣復罷去弘遠劉弘遠矣帝明斷難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房州會龍李德裕得君士良愈忿會昌昌一年上尊號士良直言宰相作政害榮崇軍權舊幕以搖恩語兩軍曰審有是僧前可使德裕以白帝使者諭神策軍曰審有是僧前可使德裕以白帝使者諭然士良惶恐不自安明年春遣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不能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辭老弱可尋卒歸揚州太師留士良之老人舉送第第曰諸君善事天子若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假設必勸書見備臣則又稱著督率處充好者游幸吾愚臣且請君計以財若賦財貨盛以日以逐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思則勿忘經術閑外事萬機在我思慮權力欲莫在哉矣再拜士良疾二王一起四宰相食醋二十餘年亦

宮闈典第一百二十九卷

官寺部列傳四

唐一

仇士良

接唐書官者傳士良字國美衡州興寧人顧宗時得侍東宮憲肅位再遷內給事監平盧宣州等軍嘗數水鄉與御史元稹爭分上廳擊傷張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義請如舊章帝不允極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内外五坊使秋按屬內

有術自善思禮不義云延之明年有發其家藏數千物詔削官爵稱其家始士良弘志慎文字與李訓謀屢啟帝雅稱由爲翰林學士直閣未半有中使召入至殿取士良等坐掌上帷帳周密謂德由曰

上不復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惟由聽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僕由親族中表十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

與覆族事難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奏後戶引

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屢苦數帝過失帝首創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乃送憲出戒

曰母裡禍及爾宗僕由訖其事戒宿宮間時莫知將沒以授子引故中官終計除之蓋禪原於士良弘志云

按唐書宦者傳李訓既殺守澄復恐鄭注乃奏用詔除殺令與黃景珍李元貳皆介湜大通屬於天子左右應得罪筆中累忌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貳臣危恐會義成劉怡來刺殺對戲德殿口曰上

待詔翰林張載人田元吉有祕方能化氣樣爲黃金

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惠浮屠大過仁惠更姓名曰博泥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

待詔翰林張載人田元吉有祕方能化氣樣爲黃金

詔除殺令與黃景珍李元貳皆介湜大通屬於天子亦機讒爲端二人情義相得僕爲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爲上講房易節得幸又撰知帝旨後以事被

官謀中帝常以訓才辯無敵以爲事必捷待以殊寵自家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

皇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調委用良更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悅相不相

訓因其暴大和九年帝令內義寺好古斂亂守澄

力進拜騎馬大將軍帝疾卒和道罪人不許故以宋

申鑄爲宰相謀帝疾除不克更用唐季李訓乘其隙於楚漢舊和於蘆州草元素崇州遣中人

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入閑門李訓從董大呼

曰陛下當仗我等死節忠信者實亡於

帝猶幸也

是誰何之卒及御史從人持兵入宣政殿宦官

約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

權御史中丞李孝光先兆立言謀其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共定諱約不奏平安

乃奏曰臣當仗我等死節忠信者實亡於

人皆快其愛佞而忘訓之之發

中奉大夫唐書宦者傳李訓從董大呼

曰陛下當仗我等死節忠信者實亡於

人皆快其愛佞而忘訓之之發

按唐書宦者傳李訓初元中守澄爲徐州監軍

城築人鄉注出入節度使李抱冰注徵辟信人博通

典故美譽尤絳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歎然注書

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上閨門逢人即發王澣賈

備督元與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一

成董卿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他密屬引入禁中

復誅其太甚者而圖寺之勢仍據軍權之重焉

王守澄

按唐書宦者傳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

名還方惠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镈

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惠浮屠大過仁惠

果爲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若謙告申錫與澤

王訓連申錫坐貶宰相李達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調

亦機讒爲端二人情義相得僕爲守澄所重復引訓

入禁中爲上講房易節得幸又撰知帝旨後以事被

官謀中帝常以訓才辯無敵以爲事必捷待以殊寵

自家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

皇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調委用良更分守

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悅相不相

訓因其暴大和九年帝令內義寺好古斂亂守澄

禪而不疑守澄仍贈冀州大都督其弟守澄爲余

州刺史名遐在中牟誅之守澄奏請訓注反霍之禪

人皆快其愛佞而忘訓之之發

人皆快其愛佞而忘訓之之發

按唐書宦者傳克明亦亡所從來得幸號示敬示善

擊也於是南歸新除長史則李公定石充寬以

建工得見便殿內釋宜微院或敷軟然皆出神凝諫

卒或里間私處南帝與齊思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

爭以爲優進於帝嘗問節度三殿有血皆因不逞

廷中帝欣甚厚賜之後分罷所觀近既已不逞又

小尚必責得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披拂得爲樂謂之

打夜幕中人許遂振李少卿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

立嘉慶忠肅錢士綱相五百匹給俸一人
秋帝夜還血雨克明出轎送許文端不寧歸休明
王嘉慶問曉等二十有一人羣駕既至詔名翰林學
忽昭成明與明布衣冠更衣至詔名翰林學
士路商說書命紳士領軍事明日下諭誥降諭公
卽位克明等特功摺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額兵柄於
時裕奏使王守澄秉和中尉董説魏從簡與宰
相裴度其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人軍飛龍兵計之
克明投井死其尸戮之落盃等皆前以徇籍人
家貧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誣逆母然不許文端

帝幸西苑召詔某見行在復光更引為參贊為荆南節度使兼宣傳使賜通鑑等官全數百石爲副都頭爲其後復武宗發文貶謫某見復光左石右曰彼既附逆不公不如併行復光固往酒所請辭事復光泣道丈夫所成虧恩義耳彼不顧忌委利害害何丈夫故公會更天封侯乃捐十八塗天子北面賦何恩義利害殊昧邪復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固持杯言有如酒郎造子守亮斬敵以報之宗權亦不許都將王叔取兵萬人從復光定荆州而大帥張可遠復光斬之并其軍爲八以撫安督詔某見之宗權即拜將軍復光以忠武兵二千人見之宗權即拜將軍復光以忠武兵二千人

按唐書高祖傳復光圖人也本齊氏有武力少善於內常告揚元价家頃以節請自奮厥力克帝時元价嘗監護軍灤陵將軍劉早卒子裕繼之裕收棺備葬時裕有謀略累置諸軍幕罕得官第初嘗平淮西節度使曾不許裕擊賊王仙芝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西歸光在軍請判官史安宏約聘附仙芝遣將尚君長自將裕如約戒其功密誘併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發威階龍能之以兵與復光乃進淮陰唐德曰昔王鐸爲招討後又仍監轄尋韓王之將宋未始出荆南而道衡度使劉巨客定之則以忠武別將宋未始出荆南而道衡度使劉巨客定之復光父義武至而清已焉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爲禮意甚亦疑居溝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之彥舉引牒士擊殺復光尤以客氣假閼爾後而奏活罪應奏爲明州刺史詔歸紹州治荆南節度使以復光忠武武屯都州通遠右衛將軍

車十部樂工五百種車紅綸香車千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攸置也大行從宮中苑中壯士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故官不假帝帝亦稍厭其事恭橫子志復者惠安太后弟求苟度使帝問復恭曰產祿倒漢三世危局后廢不可封拜陛下誠愛我任以亡職可也不以假節外藩忘負賴難地不可制帝乃止環閭恣甚至禁中見復恭語之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其職曰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兄兄弟皆守高方領度使權舟洋江與之俱至京師寶客皆知以舟自敗闕帝知復恭謀深諒之復恭以太子爲州刺史號外老師君又參了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咸慕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韻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歎曰復恭體爲亂乃奸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衙內覆恭以守立見帝易李名願簡使掌軍第管營光蘄甚勞約奏

與復基爭相中傷舉發其私復基常稱與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復事孔縕曰臣豈負陛下者雖曰復

者帝屢然指復基曰臣豈有將反者陛下家奴而居與至前殿廣懷不逞皆希侈非反

邪復基曰欲收士心輕大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基無以對會擇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

長樂城折其旌節貲所盡遣復基子守真為

龍銅節度使守忠州節度使皆自置賈上書謂

薄朝政大懼二年罷復基兵出鳳翔監軍不肯行

因丙致仕詔可遂上將軍勳九級使者還襲心懷

使者於道遇居商山供入居招化坊第第王山營

而子守信為軍使數省僕出入或告父兄且謀時

賸南領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

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後恭被殺者弟帝御

延壽領須之軍拒戰守信已化爲帝御

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烽示迷走庚九願歸已

斥復基則被舉出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昌宣兩門

重送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簡以甲十二

百人入至載臺門止之長安引罰節坐駁廩部郎

嗣光奏出斬之從者大議出逐善門刑部東司里盡父

止賣忿及顧節皆爲天威震聽他顧聽深懷重

旨微勸後子歡兄弟日餽萬國用耗盡令詣內閣

金幣觀伎後子歡兄弟日餽萬國用耗盡令詣內閣

不亦委之於是累煩求言者竟不許

連高州王行約秦州李茂才同討突厥叛臣請出

兵討罪軍徵不仰復支戈直諭假山南招討使宦官

惟賴不可帝亦謂茂真得山南必難制詔解之

茂真復基自謂附庸以恭帝廢唐故名復基逆

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送檢裏行輸出討自詔與

元節度使治宰相書復悖不臣帝爲下詔令庚戌行
良以子繼密守典允詔史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
度使而以茂真帥義元不拜聽密若爲副後帝不得
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真始懷大復誓守亮等自
閩州將北奔太原避商山至乾元爲韓建連士所禽
即斬復恭守信遷守充京師収集長安市茂真
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大門者兩家舊業也兒但復
栗謫兵何進爲若拔劍捲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
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大子也其不臣類此
假子產博孝太原收葬其戶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
爵

田令孜

接唐書唐僖宗令收守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威過時
西門馬助使僖宗以化爲帝御

西門匡佐右中尉什等復東軍事宰相神策軍將
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王副鶴一鵠至五十
萬錢與內閣小兒尤飛卿倚廄署始帝爲王時與
令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常資狂侈故
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號醉譽給事中威震諸軍
御史參軍朱全忠酒醉與王副鶴對飲嘗醉罵令
鄧珙不飲曰軍容不能以易惱憊尚乘十乘大駕也令
欲自曰君有功邪答曰嚴先項薄契丹數十載此琪
之功令疚怒曰知之否以就注酒中琪飲已醉毆
殺一善叱血得解因夜燒會稽城危急殺計敗之奔
廣都遂走高駢所帝問而笑令戎裝束冠自守羣臣
不得見左拾遺王凝請對不召因上疏曰雖昔日西幸不告南
臣一體成安則同章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
司空參相御史中丞王尹悉辟於誠唯兩軍中尉
以居處與得全百官之在者卒冒重險出百死死者
也許甘黃頭亂火照徹殿座下唯令我閉城自守

指言鑒尹用權亂天下唯人賜死內侍省宰相盧
邏素令合救每白必阿巴邑和初黃巢宋廣州叛
邏捕欲罷高駢使有功不除職因又爲鳳翔節
度威乘之陷東都令收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
金光明至廣寧沙野軍十餘騎呼曰舉安座下除臺
臣乘與西秦中父老何願還宮令我吐之以利
林窮絕斷即以羽林白馬戲帝晝夜越含器谷分隊
執方陣度西川令我死也故請幸晏有詔令以
我爲十軍十一衛親軍各制鐵左右神策軍爲使至
成都左金吾衛一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
見蜀屢懶精營營日與蠻俗搏戰時我北望格
然流淚令我伺間叩頭萬歲帝爲怕悅因盛稱鄭
畋王鐸程宗楚李鍛敬丘方并力財不足是皇帝曰善
初京都暴虜許兵三千服賊名黃頭軍以捍蠻帝
至淮陽王鐸程宗楚李鍛敬丘方并力財不足是皇帝
致兵救援諸將請以黃金酒石即賜之黃頭將
鄧珙不飲曰軍容不能以易惱憊尚乘十乘大駕也令
欲自曰君有功邪答曰嚴先項薄契丹數十載此琪
之功令疚怒曰知之否以就注酒中琪飲已醉毆
殺一善叱血得解因夜燒會稽城危急殺計敗之奔
廣都遂走高駢所帝問而笑令戎裝束冠自守羣臣
不得見左拾遺王凝請對不召因上疏曰雖昔日西幸不告南
臣一體成安則同章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
司空參相御史中丞王尹悉辟於誠唯兩軍中尉
以居處與得全百官之在者卒冒重險出百死死者
也許甘黃頭亂火照徹殿座下唯令我閉城自守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
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臣盡忠於南司廷臣無用於
勸使文宗時宮中裏左右遞使不到皆被斬責安有
天子權越而宰相無所管掌司官集若路人口事
誠不足速而取者莫可追也疏人令改匿不奏詔
貶昭潤嘉州司戶參軍使入沈於豫津初詔知
狀正言必竟不許謂家諱曰沈氏後也欲歸重北司
故罷歸都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過之散辟
其實自謂體輕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儀其貴後光
尤大喜即罷復恭密處小人曹知憲者富家子弟
以禮爲宜不可坐觀覆了疏入必死而能收君臣吾
謙許吉卒若其方朝廷屈職之誠本令故以王拜爲備
臣且無功而前議名沙陀者禩後先也欲歸重北司
故罷歸都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過之散辟
其實自謂體輕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儀其貴後光
尤大喜即罷復恭密處小人曹知憲者富家子弟
沈驚驚在長安知急以請西谷之人倚削而上
履賊陰教士卒穿衣服言語浮誇類者夜入長安攻
縣流第復光部將鹿善弘上達等以八都襲一萬取
言我且擁衆大敵闕下聞寡臣可圖者納之不教誦
然著今王行駕以鄧州兵威擊其翼襲殺其發由是
益日肆禁制大士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詔左右
羣臣流第復光部將鹿善弘上達等以八都襲一萬取
金雷等州進攻興烏等建等爲部刺史還謀見討引
兵走許州建等率四軍迎帝西移復以建等韓
建等王之號號五都令復以復光故遣授諸衛將
軍皆養爲子弟築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
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規諸黨不附己者
以罪除降妻子匡扶宣慰河中王重榮等爲肅莊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

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蜀王至斜谷，不能進。乃改襲便前王。蜀王自負，拘得馬，可濟人攻。怒扶王強之行王。蜀王之反，帝病中外屬。蜀王令攻入，候帝曰：陛下是臣否？帝直視不能識。令致自署。蜀王監軍使聞，拱拱參舉。軍自衛，夜逃入成都，因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剖官爵，長流。傳檄，然後發。不惑。扶王更立。是為昭帝。利用自憲，歸葬廷蕡。苟告定閭，閭獨行王。廷史更立。是為平帝。平軍拜建節，便使令攻謀與建。鄧衡、元朝廷，且曰：吾子也。董召之，是舊將士復辟。蜀迷遷，聞成都令拔登城，對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父子恩何敢忘！願父自絕。廷蕡苟改圖，附文子如初。令改曰：吉欲面計事，建然許令攻。夜，負印節授建，明日詔曰：諸軍所疾，因攻事，召見。廷蕡之死，見於今。更養，爲子名彥。郎李茂良也。故蜀上書，雲其罪故爲漢藍軍。凡一歲，而敬荅同日死。監刑委棺，帶繩。投刑者曰：吾嘗位十室，殺我。我庸有禮。因教殺人。法既死，而色不變。斂車中，詔復官爵。

召百官署奏引不得對季述衡皇太子至紫廷院左

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冀奉本遺振

湖廣苗更以騎全連劉廷岱代爲南中尉執事。一年
大興北同州守御使建正以兵入漢東等州。謂都督等曰沙
陀十萬至平涼。唐太子李旦幸其境。將帥破石實及
賊故全璫。都馬術等聞。其酋帶將破石實。方與茂貢
景宣子參威震火烈東市帝登永安門。矢著樓闌下。
擢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合口。人崩死十二
夜。爲盜賊突厥殺。殺殷山。僕射石門。及突厥殺。乃全羅
官自解。自解。以禮部侍郎。修唐代之書。國史相
參。國史相引。惑之徐營。若王孫。據權不無。猶指引
以和北軍。引怒。猶指。黨官。豈不忠能去。俄喪死流涕
蜀州路修。愛州。又發。瀘橋。產若於南海。乃以李
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引尤甚。時嗜酒。忽貴主。
右不常季。遠等慾。目危先。是王。病。李。遂引醫。上
車。讀譖。勞久。不出。李。流。等。自。白。宮。帝。常。也。亂。國。不。義。善。君。不。祥。非。吾。敢。聞。
忠。爲。君。弟。遺。從。王。正。與。洋。郎。官。在。嚴。謀。廢。帝。會。全。
思。遣。天。鵝。皮。使。李。板。計。京。師。嚴。因。曰。主。上。嚴。
急。內。外。惱。恐。左。軍。中。尉。啟。廢。督。立。明。若。何。稱。曰。百。歲。
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善。君。不。祥。非。吾。敢。聞。
希。止。大。沮。帝。夜。襲。砦。中。殆。始。女。二。人。明。日。午。漏。上。
門。不。召。李。述。見。引。曰。宮。中。殆。不。測。禍。先。李。王。竟。
未。決。是。夜。宮。監。盜。竊。去。太。子。以。入。李。述。等。因。歸。皇。后。令。
曰。軍。連。謝。勸。勸。上。殺。人。誰。寒。莫。答。大。不。道。兩。軍。軍。
答。知。之。令。立。皇。大。下。以。主。社。禦。禁。朝。明。兵。中。謂。宰。
相。曰。土。所。爲。如。此。非。社。禦。主。今。當。以。太。子。見。幕。即。

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邀客辱告使
昭帝帶內羣九道意憲昭述別者周承諾期十二月
至京朝見引見是時季遷坐宣室設盃沒錢五千緡仲
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招遣在宣室設盃沒錢五千緡仲
矣厚之者其價倍移甚衆引問其不逞曰能救兩中
昭帝特召入問曰卿何以進宮人說出御車
長樂門羣臣稱賀賈平臨龍入左軍執事送彌輿至
前引先戒京兆尹鄭元規乘萬人持大綰陪帝幸李
新東宮外附李陵呼曰逆輩斬新帝等勤矣信鬼
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還入左軍政傳國璽置假
井中出其尸已斂收盡全忠體還京師
史夫被收杖於太常寺軍節度使王率檢槍
司徒春官節度使並同向中下草平事狀陽氏李口
遷詔曰聖斷未諒亦檢校史徒春官節度使
我皆苦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彌形委闕閭畜宿衛
十日乃休端內庫珠寶闢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
比初延英宰相奉宰事帝平可否極密使立得與舅
及出或除上旨謂不然數改易撰稿至是始如其
故事對延英奏事前降陛使候旨殿西宰相奉書
事已畢前奏事歸降陛使候旨殿西宰相奉書
以宦官不許下殿與徐彥同同誦
韓全淵 張彥弘

見武德殿右廡引曰自中人典兵室愈傾臣請王時策左軍以反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謀主意不欲李茂才李靖等皆曰君引軍以奪我本志滅藩鎮爲
帝失所宜。李靖等皆曰君引軍以所請何對曰世祖
軍不聞書主在主廈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寄告
謂引曰議者不同勿論主軍乃以全誅軍主神轍中
尉彥弘爲左右督擊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權
審使引惡約京兆鄧元規遣人相殺之不克全壽等
如引必微險已乃因固諭之亦亂。朱忠全共三千居營以李
繼豐敗歸之亦亂。朱忠全共三千居營以李
首去耳。保岐突厥攻陝。數敗突厥。始引曰兵不復
安矣。全壽叱弘及產密合勢參中官倚以自驕。帝
不平。有斥逐者。首不肯引。固諭誣之。全壽弘
見帝。帝怒。知左右漏言。招語。封事。吏更求
服。難考。數千人。內訌。引。參軍。多引。突厥
張落利。支度。裕。參軍。以尗貴。貳。假設。黜。一歲。人以
濟用度。遂不復還。至引。乃白度支。財盡。無以資官。百
職如舊制。全壽。楊士廉。韓游。薛晉。中圓。裴矩。劉三。司馬
神策第。不能節。請。詔。領。龍。鐵。銳。衛。之。全壽。等。惟帝
詔已。與。裴。諱。定。范。渤海。交。誤。謀。亂。帝。問。今。孤。漢。濟。漢。
名。引。及。全。壽。等。夏。內。敵。和。解。之。韓。謂。謂。不如。薦。斥。一
濟。用。度。遂。不。復。還。至。引。乃。白。度。支。財。盡。無。以。資。官。
雖。如。舊。制。全。壽。楊。士。廉。韓。游。薛。晉。中。圓。裴。矩。劉。三。司。馬
神。策。第。不。能。節。請。詔。領。龍。鐵。銳。衛。之。全。壽。等。惟。帝
詔。已。與。裴。諱。定。范。渤海。交。誤。謀。亂。帝。問。今。孤。漢。濟。漢。
名。引。及。全。壽。等。夏。內。敵。和。解。之。韓。謂。謂。不如。薦。斥。一
濟。用。度。遂。不。復。還。至。引。乃。白。度。支。財。盡。無。以。資。官。

關中全盜等道。秦曰：「全忠且至，欲歸陛下，幸開闊來將。」
兵將傳辭。竇希備不許。方於巧言，不無忌諱。即歸奉義
營。樓乃決西幸。希備等以「漢室即亂，冀望宮中，無奈東
朝廢帝更在，相覲逼害人私，退出都民崩潰，或者誘
化坊，依引第自固閉，無辭家屬，朝廷與左神策兵薄。
大衛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
坐思改殺。希備先入鳳閣，至通寺出，惟皇后諸
王數百官拜爲衛帝。希備盡金棺以右，禮葬軍府。
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忠等達城，繼壽意甚微。
劫百官，伏天子李彥裕等，按兵待之。乃得免。及賈以
帝居營屋，全忠取華州下令自解曰：「吾破談及得幸
相書，令人朝既生，皆僞也。」他臣全誣，驚驚天子，背
與出。遂羣蒙冤苦，禁營舊人對言，獻時公卿者在長安。
數日不聞。聞，始驚。引畫等至，奏見全忠曰：「上御在營
屋，宜公宣進。臣慮知疑惑，等奏記全忠謫語。近天子
各遣刺史知君退，猶圖國然，不勉。引宰百事。」
全忠悲憤極，入舍長安。一昔而西，並聞全忠至，以帝
入鳳閣，從臣臣三、四人，全忠追揚。達裝人鳳翔。用財
求天子。汴部將康懷義、蔡榮、李彥昭於武功擒滅。威
干級。全許。懷義數於李克用。克用遣遺全忠。志善勸戒。崔
各曰：「則假君退，猶圖國然，不勉。引宰百事。」
引曰：「天子厭之。」不答。又遣公卿入，當人請全忠曰：「
宦官宿惡，與吉以兵問罪，趣上東還。」王同謀者說
高何所言。明日聞，驚。歸。自不出。帝遣人詣全忠。班
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變，引兵攻鄆州。李彥昭

冀要城三日乃降賊其妻復使繼徵士同壁三原引
與鄭元規至三原還說全忠全志亦自閑拔長將戰
徙營河北據原州拒戰不勝棄糧糗數千石失之
屯西原時李存勗改行營於魏州築城中充作
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州嗣昭遣還
河東全忠曰此茂貳所倚今歐美何能久乎引後謀
全忠曰臣嘗謀擁帝入蜀且宜全忠執其手乃定計
迎天子會朱友寧敗攻兵於雙父居人皆入保全忠
以精兵五萬與朱友寧破敵兵敗作尸萬餘犧龍江
略相價復十餘載數為全忠憂甚不得進城中日
困全忠是由取鳳翔成耀州間劫鈔以佐軍財
故能不之克竟疑帝異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
利希至鳳翔有鳴德萬萬株樹謂之神鵠供而猶不
人以爲悉全等小人既勢奪更相恐不復遺
財人以爲急全等所御賊所御賊所御賊所御賊
時欲同味耳食真食美矣此後造藥貞曰臣
善烹以候天子聞者皆咎於是全忠率攻東城焚橋
廢營邵州李繼徽出降及收懷州圍城中官以紓
先遣書曰禍之生全晉自之義興食卒故迎天子
至此且公未至擅立益爲陵公既志歸社復請奉
與宮尊便願以敗厭從全忠是故單軍移薄源
者蘇林忠也名昌黎人善烹食多寡無常厚薄
召茂貞曰十六宅諸王日奏疲死者十三王公主
夫人皆問日食今又稱端奈何不敬對有衛士十
餘人叩左儀門逕至全誣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

徒以軍容數人耳全晦謂茂良明手訴故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於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晦曰昔楊

軍客被楊牛死今雖猶後族吾子乎與之乃出降官署數傳授軍至皆相賈百姓笑曰給我手足時

全思合四無兵十餘萬營草廬晝夜攻外兵詔守

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兩外兵日奪天子賊諸將見

崔載敬皆恆疑不出降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攻克

海等系議陰常爲全志引所憚乃請光報之以逆天

子帝既惡宦官自盡而茂良又以其黨全志避外示願

終忤逆不可得欲待襄漢便知庭審然不得去乃

定計歸全忠以計近稱三年正月茂良遣使麾全

忠軍部崔彊城人郭彊善使所行又害人寵頗

號見全忠謂密旨曰以善元順入衛二日茂良見

至日對全湧弘恨長史不能捉之急尋勢去計

無所用垂頭喪氣召韓偓入東閣執手拂涕謂帝

曰今先去四大憂除以大誅矣於是內斥八黨廷

忠授每一人取一首供而全晦之弘

中授命每一輩以銜十人取一首供而全晦之弘
易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義爲左軍都尉王知古
楊處房爲他審使知古領上院處房領下院楊處房
處房嘗背誼及貪其輶重累役內諸司使卓
處任等十二人悉以太常寺員外郎學士奏
始知差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輦者既斬之矣全
忠大喜偏至軍中以號泊爲泣泣和使全忠怒茂
貞書曰官者乘輦者不已曰寧王百官是乎茂良
誅小使李繼義等十人於是開舉全忠發攻北壁
帝遣龍旗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
之難以一千人爲定制自是多掌閫密由是務百

司若斷宦者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禦朝政小
則構亂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編

使嗣服見全忠伏地位曰老臣位將相勸王無狀使
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諱從之斯君帝

以賜予之食帝廄廄兵或有憤發者因屢係解目全
忠爲吾衆之全忠薨繼廢汗於背而左右莫敢動

是夜帝三召告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

常東京師引全忠謀責第五可義八九百餘人於

內侍省冤號之聲滿於路留單弱數十人常吉中灘

天未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聖皇相推

司使務宦官王者望一切寵之諸道監軍使並送赴

闕廷即國家萬世之便也謂曰宦官之弊肇於崇漢

越高閭榮竟滅夏亡張讓技挂魚鰐并肆其志則

國必受禍惜其事則憲可延解所以斷在不疑斬

天未命者也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聖皇相推

卷事大政於是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渝

內經過并居停內使粉到並仰隨處訴冤充聞承已
合準國朝故事三十人各賜黃綢衫一領以備
官中指使仍不得戴有乘男其左右石祿軍並令停
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駕駕屬列車小又一百
餘人一時斬首於內侍省血流溝地及宮人宋柔死
十一人兩省僧道及內官相者二十餘人並苦死
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寺自是京城並
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即令宮人出入催引難復
仇快志國祚遂亦覆亡悲夫

後唐

張承業

接五代史宦傳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宰相也本
姓康幼聞爲內常侍張承業善音節王兵騎王行裕承
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善其爲人及裕宗爲李茂貞所
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遺承業使音以通意因以爲河
東監軍其後崔彌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
之晉王憮承業不忍殺留之解律寺昭宗崩乃出承
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以亞子曰臣當以身殉全
累公等莊宗常兄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惠之
莊宗在魏其家戴河上十餘年第國之事皆委承業
承業亦盡心不懈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勦謀
農桑而成莊宗之業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
韓懿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
繩之權貴皆敵手畏承業莊宗自殺歸省親見之
錢浦實承業不識其子猶曰吾弟也承業固置
酒庫中酒脯食子趣及爲承業起舞歌罷承業出賣
帶幣馬爲贈莊宗指揮再舉及小字以語承業曰

內經過并居停內使粉到並仰隨處訴冤充聞承已
合準國朝故事三十人各賜黃綢衫一領以備
官中指使仍不得戴有乘男其左右石祿軍並令停
廢是日諸司宦官百餘人及駕駕屬列車小又一百
餘人一時斬首於內侍省血流溝地及宮人宋柔死
十一人兩省僧道及內官相者二十餘人並苦死
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罷之皆歸寺自是京城並
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即令宮人出入催引難復
仇快志國祚遂亦覆亡悲夫

和奪乏錢可與錢一簞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謂曰國
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恐亡臣老
勤使非子孫計惟此廉錢佐王成霸業願若欲用
之何必向臣財盡兵豈臣受福也莊宗顧兀行
欽曰取補來承業持冠示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
託之命誓雪家國之恨今日爲王捐庫物而更死不
愧於先王矣閭賓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擊
竇路罵曰閭賓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
忠而反誣使者自客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
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卮酒謝承業曰吾一杯酒失
且得太后願公飲此吾分道承業不肯飲莊宗
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甚之矣明日
太后與莊宗俱退承業涕淚橫之虞荷臂肅敬忽自
莊宗及諸公子多口傳莊宗深惑之承業間請
曰盡質嗜酒無禮臣謹爲王之莊宗曰吾方招納
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謝曰王能如
此前不足帝也安因此後復失天祐十八年莊宗已
諾諸將曰吾帝位承業急求之莊宗曰吾有信全
賴承業之忠誠也承業曰請降我以謂降將不祥乃
以誣傳杜指行字改爲一家將賊降人與俱東
者餘人皆獲免莊宗遇獄居見明宗於至德宮
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

不臣主俱榮故莊宗不慶承業知不可謀乃仰天大
哭曰吾王自取之懷老奴矣有興歸太原不食不翠
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惠
張承業

張承業

按五代史宦傳承業字德卿故唐披廷令張從
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
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幽安山之北鄆以
死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陁從會王攻襲鄆州
以來其兵曾遠取潞州以居翰爲招義營軍莊宗即
位與鄆崇嗣並爲脅密使莊宗滅義和營官因以
用事郭崇勦又專任居陁數取免而已魏王破
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竟襲於魏莊宗
征虜行有變遣人號謁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
翰驚之詔書言詠彷徨居幕以謂降將不祥乃
以誣傳杜指行字改爲一家將賊降人與俱東
者餘人皆獲免莊宗遇獄居見明宗於至德宮
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

居親近者與吳錫錫等發春郎陰草薦肥四年被遣太醫參診卒年四十一特贈內侍省內侍醫銜以來內侍都知押班都知他職淳化道至後告內監眾班以上多至諸司使以觀察使不若告官自給葬事置內侍人養許一子以充織綢開寶四年以其財起詔設自今滿三十無義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選者率請抵死咸平中余志通爲濱州等州巡檢生取李歡男四人爲假子又範卒略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捕灘班復申前詔以成厲之

130

州路防禦使兼淮海制置使。以安次爲海州出入前奏音樂又令騎駕後摺子文金勳軍士亦無國志除賊壯伏山谷間州縣有司各委其事。復後裕宗即知之。乃命人內押待制翰銜錄欽宗舊事。又遣使至張浚。上作功使。并傳其書。其捕誣議分義師。使出蜀境。以便擇糧。高宗王禹偁。者。被遷惠寧下。繼恩。除徽猷閣學士。平分遂州道計。文淵閣直學士。薨。子皆愚。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遇。遣卒排開入。斬文淵首以出。夜發黑騎。疑其真。又盡燒其衣。是時特甚。蘇州至秦。至太宗欲盡誅單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委禁中。書道帥。招撫。論以所失與之。合賊秦。至太宗欲盡誅單罪。都督全必自引來降。因可破敵。上怒。令之。令。檢行道符。當旨。卒。斷牆。首送。遺旨。皆自拔。而歸。

門崇懷使尹元由南路分道討滅並受授節度招
前軍所至其城皆敗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
惡逆自取滅族從今能斷齧舌者必無赦免
恩思由小劍門入路研石砦破斬首五百級逃北
通音張漢平劍州進破敵千級於柳池驛斬首二十六
百級敵衆望風奔走殺戮無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闢
蜀五月至成都破賊一千萬級復破
及鎧甲備偪服用其衆胡議賞功中者欲除官發遣
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領政事宜徵德
執政之權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罷宦有大功

時增加御審錢其為豪傑又士人許慕盈門上恩之
蜀土僭擬之物自矜謂志武草節成行軍司馬獨創
藉長流等州詔中外臣庶咸與禮義交譖及過書尺
者一切不問咸四年卒於貯所遣使就其家屬奉
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子惟圭轉入內高班
李神祐

因使爲鄉鄰望威恐至之遁。年春布衣韓良辰
詣闈上言揚邑有平賊大功當委職務今止得防盜
使貧其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或乘杖
山陵加領桂州刺史崇寧初太宗崩別遣樞密接行
崩夕太宗在南宮繼憲中夜遣侍郎郎誥請本太宗人太
宗忠之自是廢寢易食晝結帷幕不營聲樂間或教言
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在每
以多賣院舍爲期有潛圖者能訴貪賣京師織
恩屬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往來追詔書及真

因使爲鄉寧擊賊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世忠
請闢一言指責有平賊大功兼乘機發今止得防禦
使其淹無以慰中外之大意以示威震或杖教
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憲思不果用命與李神聰頷及
崩夕太宗在南府憩園中夜警宿府辟諱太宗人太
宗之自是每見遇其兄書結連名譽間或教
幕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涇渭好惡者從之交往每
以義理相處惟有爲藩閥者能詩詞美善莫能勝
惠萬之召見東坡第尋其狂放追詔書及真
宗初嘗患風寒氣鬱飲巴蜀藥事與參知政事
昌黎蘇軾往來多詩註至有通音義者率與胡旦善
時將加意恐詆其爲豪解又士人許頤錢門上惡其
朋結雖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仁董沒資產多博
馬士衡嘗謂之物歸忠武武節死行尸司馬曰君
猶長養州之副外臣僕何忍也忠武行文及看書者
者一切不同咸平二年卒於貯所遣使以其家屬還
京師假官舍處之四年聽謫歸大中祥符三年特許
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鵠轉入內高班
李神聰

按宋史宦者惠神聰閩封人父繼美後唐爲內侍
顯德初爲後周都監歸後唐不以服貳爲太祖寵
賜長髮始自太宗宋太宗即位授人內高品從征太原
攻城之際往来夜榜衝闈宣傳命令卽行在所置殿鼓
太平興國六年擢人內高品押班遷副使知勾官翰林
林司轉入內內班都知勦勾官翰林內品班淳化四年

年遷參儀副使勾當軍城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人

內黃門都知僕加宮苑使太宗好筆筆神祐每持閱

多遺別本之賜及不豫神祐朝夕左右躬侍筆耕獎

宗卽位遷昇城使內侍省人內侍都知筆恩州團

讓使勾當未幾後行宮事時舉為太宗聖眷以神祐

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駕宣使勾當皇城司興殿宮

城側道修內工爲母之戚平二年秋閏兵東郊以神

祐爲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並爲行宮

使四年勾當三班修舍光殿賜資甚優見憲皇帝

領親王諸官使三年改政使從御諸司爲行宮

使進幸西京賜勅令神祐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大書

降夕神祐集對水注符石如願榮示

藍繩字重榮中賜以器幣賜錢京師酺會令知神

祐與白文淹同領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

同經免行宮道路及車駕還發又爲行宮使禮事授

宣慶使領詔州防務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於

宜政使持牒至州府各置一使以濟其用七年起丹蔻

封遠兩使軒使內侍將選有恩從升山不升

就懷資弟神祐

李神祐

接宋史宦者傳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尚書太尉將

納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禮於華州乾德五年征太

原負御袋從開寶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錄邊

和市軍備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後民令神祐發糧

止之時詔下曰五日神祐一夕而及至晝陽一日甲士

既揮仗潛縱火焚梯衝取神祐部衛兵爲援斬賊

甚衆餘悉潰去王師敗厥州隨軍賞給剽殺半部

多獲別本之賜及不豫神祐朝夕左右躬侍筆耕獎

宗卽位遷昇城使內侍省人內侍都知筆恩州團

讓使勾當未幾後行宮事時舉為太宗聖眷以神祐

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駕宣使勾當皇城司興殿宮

城側道修內工爲母之戚平二年秋閏兵東郊以神

祐爲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英並爲行宮

使四年勾當三班修舍光殿賜資甚優見憲皇帝

領親王諸官使三年改政使從御諸司爲行宮

使進幸西京賜勅令神祐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大書

降夕神祐集對水注符石如願榮示

藍繩字重榮中賜以器幣賜錢京師酺會令知神

祐與白文淹同領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

同經免行宮道路及車駕還發又爲行宮使禮事授

宣慶使領詔州防務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於

宜政使持牒至州府各置一使以濟其用七年起丹蔻

封遠兩使軒使內侍將選有恩從升山不升

就懷資弟神祐

李神祐

接宋史宦者傳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尚書太尉將

納章皇后命神祐奉聘禮於華州乾德五年征太

原負御袋從開寶二年又從征太原時有詔錄邊

和市軍備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後民令神祐發糧

止之時詔下曰五日神祐一夕而及至晝陽一日甲士

爲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惡言律頗好罵誣子懷出
輿蓋之物赴京師及上殿周禮等既又副尹掌研討
平之六年農曆南征克陳城擒僞將朱令貪命太
祖入獻捷書屬錦袍金帶太宗卽位委掌作坊副
使錄依歸朝命神祐往赴所藏之後再征太原領工
徒千人隨駕以舊籍充甲兵劉繼元委統降款太宗
陳儀衡成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木至神祐見單騎
入城俄頃引劍元至及北伐燕劉繼元割頭領被擒
騎爲大陣之援車駕還令率兵屯定州以備突厥
太平興國六年晉州治可防材草木具命神祐往
垣曲伐薪桑四十萬以濟其用七年起丹蔻邊令領
兵由瀛州領改崇儀使駐點左右驍軍遷洛陽使至
道西西鄧不東守爲靈鹽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
而還嚴駐太興復護糧運抵河朔方累宗削副轉內閣
使朔州都督管轄北巡改天津軍都監于城內巡檢
事務以備突厥以謂沿河雍塞中勿犯使還洛苑
兼皇州司出爲鄭延路排障都監改崇儀使還洛苑
使至西鄧同簽書提點隱密官徵房公事
仍加六使使承規憲辭帝難不許而嘉其退讓義宗
立榮爲宣徽使以承規領滑州刺史簽書官徵院公
事尋宣徽之蕃加莊生使成平三年遷北作坊使
特選遣東本卒議參天津雄安城垂命令承規又
命御中東宗崇政殿等諸門院使他中由鐵
使提舉錢州本波橫戍兵以爲諸路之鎮從之俄兼
勾當審牧司景德二年與李九則使河間按視書記
殿庫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開諸司庫務
以承規領之所制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
李溥議更茶法四年二司上言新課增奉承規以勞
加裕州團練太中祥符初議封秦山以掌發運
使遷忠懿王長州防禦使會條正清略賈以恩
爲副使使計除陰復命督運議以自京至河中由陸
財山陰其舟則置件承規決議木運凡百供應悉安

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首當掌大內禮成當進秩

表求体致手諱教諭仍作七言詩賦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失求致仕修宮使丁謂言承規就職官宣徽署其號輕而勿許所請第優賜特置恩福殿使名以賜承規以康麻月輦歸于有司手詔賜褒美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康麻月輦歸于有司手詔賜褒美使上定殿使率以榮之本名承桂以久失禮度上爲追典易易名度厄之義改封爲夷戎故稱解毒還在君臣體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裁肅有勅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使改任致仕七年六月同翰林院左衛上將軍江寧尹商度言忠肅求取事三朝以精力開方藥業兼領改政無咎自掌內藏歲三十一年來察密審勸善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志性毅毅尚行深所倚信尤好伺人多畏之上宗皇帝修祠祀他宮觀承規悉預閭門作玉清路懸宮尤爲精麗屋宇至少不中程鑿全石已具必更造有司不敢許所費貴富相等既卒享厚祿也嘗言吾子固當奉之側身遇事亦或寬恕無私常訴本願前後諭寄地數千斤承規佯爲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遺官不問其算減半中朱昂杜鍊大駕閣書者錄金石修韻宗實錄其後修閩府元祐國史及著錄之事承規悉與誠直吏更擬爲蔡文玉清應聽官成加勅侍中遷內侍郎守恩就墓告祭子從恩爲西榮院使

按宋史官者僅本朝真定周顯德中爲內侍人宋
太祖以趙普爲中書令時擢爲殿頭高品精選內侍
供奉官內殿崇光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類有應奉承給
州餘復奉轉等事至建隆初不就就遣承翰知中興廣
遠捕下獄就鞫之考掠過苦延遲遂坐誅李慶彌獨局
命爲河峽招安都監賄賂平拔西京行坊副使會幕
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祐分充左石金有都監銜每
仗事俄罷之真宗卽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
副都知通事又改承翰與許塞塞等
調爲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上部郎中陳若柏
乘傳規度從於舊治之東南五年人內都知歸德軍
爲鎮定武陽關三路排陣都計上以其素無執守
識別擇人因請宰相曰承翰雖無武勇然說事勤恪
乃令代守英時中山屯兵甚衆觀於飛梯承翰請鑿
渠引唐河水經山至孟州三十二里又至孟縣
東大河一里合沙河澗既澗泊油水猶需備可
可旁爲方田上蓋而從之渠成人以爲便優詔褒之
景德初契丹謀寇邊遣安軍承翰奉詔發蘿蔞精兵典
制副張延嗣同擊之禦之久又遣詔審清軍規度重修
城營土駕北征承翰先在潞州北屢委契丹兵在近
請不度水自上不聽俟侯暮降解一軍加領節度使
勾當御史公事兼管馬政道兼審計事時契丹再
好始置國信司主支轉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
大中祥符初改東西京左藏庫使充資庫趙彌閣加恩
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置館以待夏遷進奉使上以

諭使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久與戎至是又掌祐馬與承翰職任雖素爲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並付御史參軍承翰坐擅用署牧司錢當贖金三十二千石除守蓮蓬賈祐馬守藏庫金二十斤亦除降杖杖責收監張繼能判官陳汝田敷勦當審議院楊保用佑馬楊繼綱皆釋之制遣使陳堯叟特免拔岡六年上製內侍賈萼之承翰作憲刻石右中丞年遷應天尹作使鴻臚寺官太祖皇帝之成命承翰自來京往授南作坊使內都知兵未幾年六十八贈復州防禦使承翰性則剛直至過飭檢察之和懿之譽子文應西京左藏庫使

按宋史官者傳新字仲文美異定德威十三爲黃門
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准彥進領來數萬騎
與丹翰爲都督以善戰聞太宗因賞異異內屬任
殿直充爲流州刺史後仍掌軍事尋入殿直內押
班領定陽關南路將軍淳化四年補內押班
趙忠厚忠販命李彥隆率師問罪詔誅薦其軍次是
州無守保忠退據西驛先在使館安撫以殺其餘
計王師至輸又謀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
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榮儀副使至道初爲靈環軍
州清遠軍四路都監軍節即加裕洛使入內副都
知知軍事以兵以爲鎮定河東排陣監敗
契丹於莫州東追斬數萬騎奪所掠老幼詔之徙
定州行營督給王均之亂爲川陝招安還檢討使
官正與石普不協懷忌生事爲職督和解之制審
州清遠軍四路都監軍節即加裕洛使入內副都

中華書局影印

壬前後破城身破四十九剗卒德至一未賈也全因

廿四

卷之二

卷之四

擊賊中流矢不却五載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
賊領進忠州刺史出爲鎮定高陽馬數千騎朝賊又
發降辟契丹萬騎由西佯其鐵林大將等突厥
十五人又爲鄆寧軍源原路鈴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
按山外召致戎落會計論之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
內附未幾唐叔御拒命與陳、吳、薛、曹、裴、張、
級數千焚其廬帳殺牛馬其衆復與陳、吳、薛、曹、裴、張、

任前後戰闘身被四十九創半死半活之未嘗也捨命使常出入其儀中無疑問者皆太宗言臣一內官不使信宿手制此疏誠不無恨但家累蒙其忠誠性恤而時論美之子懷仁內殿崇班

位望居其家性端
田敏應善姚斌安
階州刺史神吉國
侍郎舊司臣履三

先排抑之中外
遠酷信妖妄有
八凶殺逐路僧
生以誅之懷政
終南山修道

專取因多
單州團練
見因與侍
至御藥使
單造符命
真能爲深
多依違之
疎遠之懷

功舉契丹兵果暴至而不能擊唐中書七十餘日契丹乞和既歸詔以月餘日修省所部兵遣韓王加宮號
使人內都却知出為遼寧使清潤鉛是西鄙無游騎也之誠諭規度要書鑒巨哲嘗計三十三萬役卒數年而成不頃於民就盡垂城使入內都却以輸在垂久皆力勤奮特是名曰籍與烏鵲表識不聽大中書府初從東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昭宣使又為羣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遷境者即日還發往州上拔服冕遷邊部及徙至奉寧後復領平州行在司細調補決不須中領事學等加領領州同練使奉祀毫州掌如汾陰八年督營內路參議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廊年六十四上甚惜爲之追下贈左廩州刺史兼侍郎極加等第內諱遣使以裝衣衾帶賜其家翰儒僅有武力以方略自

寇準奏事
丁謂第
議翌日
曹瑋與
懷政但
紹忠及
能父左
守吉分
州部下
日研頭
肅上首
皆得免
州內供
楊允文

之謂卽夜僧皆以
入奏真宗怒令
于御藥院待罪而已命斬於城
而立杖配復岳州
將軍致仕壽州
茶州道州懷政使
此秋有差懷政
計累我懷信得
復經與及其
政協同妖妄

貴產沒官
宜徵北院
承明殿臨
父內殿承
杖配海島
決杖墮獄
胡允則不
入內押班

議誠與營書問在還削兩任配房增入內供舊官石
禁杭州都監攝審勸內客使忤州觀察使檢知如
京聽賜以全帶金銀鐵政瓦在選人內供奉官處
守明鄧文義施解水興典未到至全貴唐玉唐信
道士王先張用和慈光院丈達指此值使著不表
官下發守寧以叛道內殿奉御江德明人內供奉
官下發供兵捕之公私給之公私給之公私供奉
巡檢供奉本官典事本軍下將參領勸能及往子百以
勸捕閑門底僕官中選御指以獎勵等一人憲
能苦中使獎於市王先李貴使於從官和八人皆能
斬能之母妻子第皆決杖配獄閭或疾憲介知本
與軍府朱良輔至使海濱洞見甚怒賈胡府憲等生
與懷政能交訟相拒罵罵亦禦降追革太常卿再貶
道州臚朝上及本裏黑官史與宰善者悉黜黜
張厚貴

萬斤始令内地節度府奉勅回圖往來本道青鹽禁凡五事
而今德明納蘇州上止居不夏道子弟入宿衛者
略大夫官吏凡七事咸被戒急與賈口封境之有侵擾者
即朝旨嚴責其失若犯者以第人資又第人資
州為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圖三年九月以惡明
賈夫來上蒙責因請入朝計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
左右班都知御州團練使又特賞廵捕使令授忠明
太常博士趙潤爲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大禮
林苑學賞對於苑中即命爲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
供奉官曹信卿還軍信香茶藥石與晉軍中食
集令食奏之以久以爲辭辭與晉皆以吾備德
以聞元云知其深妄不問中大祥元年加昭佑使
恭貴又在邊善識先戎精備西人畏服每曉明有所
論述及境上交傳者先付裁制州遷還有一路其
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護牙官置管絛安撫使
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鄙制無經營苟聰明能于富貴
無處則延失恩也增加署官者以張良不若委秦
靜計之二年八月人皆稱得告富貴者父兄時之
錫與其厚復命爲都督帳謀舉惟惠貴乞留京師
向詔委屬之意聽歲歲入奉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
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侍說復還京師子承基
東坡院副使

頤司典醫商貿易勿令知詭往經綱人情內殿崇班親

平昌遷深被襄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領愛州刺史

與田裕斌同鑿精石若就遷內供奉官靈環慶清遠

王清官都監使徒于德惠不罰就遷西京作副制使
咸平初遷任使帝御賀聖節與戎士赴延州委使
咸平初遷任使帝御賀聖節與戎士赴延州委使
施加節長利史三年改陝州通判開闢西河
是冬改高陽關副使行營供給轉副使兼清宮
事景德中自京抵酒澠澗治酒堤命總邑役修工
渠月及光景日而畢卽奏獎賜白金千兩授人
內都知印副使遷樞密院參軍定州通判除轉
遷有司使徙通遠軍開闢公移四年命與內殿供
張繼供本官作其廁同侍郎神御上封狀求
閩下復掌草擬司府判親王事事天祐二年卒

充入內制都知參奉本末都督比復士選爲後使是
德而年半改宣城使從辛卯遷潤州爲軍判前後官當四
年都轉拾遺副使從辛卯遷潤州爲軍判前後官當四
使諸處復爲行宮巡檢駐洛陽爲爲城外都
巡檢歷掌二班院領城警備倅公司卒年五十六終
欽尚報少总不萬乘所閑太興國中江東有旨特以
關講修天台詩昌吉子且言幸成願榮身以報太宗允
願付之欲日不至其間謂給絰曰時朝輒日親奉本使許
不賴也謂潤州通事廳通事廳道望有教之者若聽許即
便令謂新上火既監帥威武下紹欽遣左右以又抑
拔而廢之子承慶上內殿承制

軍後陳都監與西人韓曉敗走之復見清遠謂劉恭事遼內殿賜酒拜不殺拜伏備庫副使遷奉寧軍節度使環慶州軍兵馬都監兼遼檢安撫使一年壬辰王康之亂命爲川陝兩路招安使檢修成都平蜀而利州招安使等名歸于金復至京爲御駕駐泊都監夏人寇逼遼營於橫石河邊能擊傷楊遇高死在慶州追不赴授撫定路城堡又襲烏魯若特訥下御史府免之陝西總管張岱憲一年半散還爲內侍官常侍又爲陝西鹽鐵運使兼計司僉事改內侍郎從朝乾寧軍行宮面巡檢四年宜州單謹進爲亂計知州劉水觀下嚴酷禁治海卒伐木葺州廟數不

甘代州官轄永晉勾歸府路軍馬事三年金年六十

張繼能

中程卽杖之至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者進甚風雨
不停其役故進囚衆怨殺末規及監軍國鈞擁判官

技术史臣者傳裕欽聞封人父漢起內尚高品綱竹

爲內班總能建隆初以黃門事禁中太平興國初爲內品從征河東命上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

盧成均爲帥據其城七月奏至詔東上閫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衛浦使賀州刺史張煦爲廣南東西

始以中黃門給事中督率人宗部勦捕內高品甚虔
親倚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剽竊元幣命領號交

適命爲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崔彥進戰長城口
冬聽俘馘明年又與彥進敗契丹於唐興口捕數頃

路支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及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詩類同勾當賈運軍發刑湖新黃州兵司之上語

先入城燒其營柵遷岐頭高品並歷一年擢入內西班頃供奉官享化中事終皇城坊舉受內馬押班五年

商品鼎熙中夏州叛命李繼隆爲銀夏都部署以環

近臣曰番禺寶貨雄富賤若蔡虢果立謀主沿流東下鑿黃州則多患深矣直內詩高品同文質史貴州

加崇儀副使李頤之亂上閣後時與王繼恩同領招討置戎事置收關中行司以資請下而被罷還卒於

端拱領遼入內殿。顯從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之，百官咸以保忠可徑賂其母，或選其內子脩善，事竟不

安陽縣委選派陳學東、王南文到清河小學任教，並派王南文到北河頭村招降數萬眾，斬千餘級頭目，餘黨保陰為寇，又與鄉親

自稱與仇忠同殺略其事作亂掌內外常與之俱
二年與白承裕逼芻梁入東武會繼遷復寇邊命

州縣日賄私衆米攻柳陽縣縣直營明許貴都惟有以所部兵千餘眾敵明責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

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拘韃西歸人，斬鼴甲，擒韃千餘，逃別將曹智領兵捕餘賊於安國鎮，斬三百級。時京

龍承慶與知虢州侯延廣爭驍卒五千同主軍務伊
留爲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軍總能集

奉宣州印道使詣舒州承敘罪是夕逃復陷知城官軍退保蒙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數直任亡與邑柱